

河东记

明代乡贤卢文焕

李思虎

卢文焕，明万历年间夏县司马村人，曾担任太医院吏目(主要负责协助御医进行医疗工作，是从九品的医官职称)，归隐回乡后，帮困济贫、葺庙修桥、施茶舍饭、捐输赈灾，深受时人赞颂。当地官宦及民众先后为其赠匾多达20余块，清乾隆二十年(1755年)，举乡贤。

卢文焕饱读诗书，修身养性，律己甚严，史书称其“诵读诗书，剖析礼义，容忍二字书于室，宅心宽宏正大”。卢文焕事亲至孝，母亲患病后，他悉心照料，“衣不解带者岁有余，殁则哭之恸，不饮酒肉食终三年”。

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，卢文焕捐金百两，建宗祠，置祭田(族田中用于祭祀的土地)、族田(宗族共有的土地)50余亩。李宗孟等7名学生在司马温公寺院求学，卢文焕资助了他们10两银子，“以嘉其志”。卢文焕还帮助了不少家境拮据的学子，王知县(时任知县)赠其匾“敦礼德化”。

卢文焕仗义疏财，乐善好施，德高望重。20年间，族人之间发生争端不能和解者，卢文焕一到场就能平息纷争，“人皆称其公而仁”，潘知县、李知县分别赠其匾“庆衍德门”“义高夏台”。

卢文焕捐金70两，买街中心毛家酒店作基址，助建鼓楼，以振兴当地文风，姜知县、赵儒学(时任儒学)分别赠其匾“捐资鼎建”“崇文重义”。

万历三十年后，本地多次遭

遇荒年，卢文焕先后输粟百余石，作煮粥之需，平阳府知府黄移文，本邑胡知县、杜知县分别赠其匾“输谷赈饥”“倡议输粟”“输粟助赈”。

县学三任训导相继病故后，卢文焕分别赠予棺木一副，杜知县和王儒学分别赠其匾“精隆可友”“高义薄云”。

万历四十二年，本县举行乡饮酒礼(乡人以时聚会宴饮的礼义)，石知县特意把卢文焕请来，酒礼上“人皆称其年高德重”，石知县和徐儒学分别赠其匾“德孚家邦”“盛世耆老”。

万历三十六年、三十九年至四十五年，卢文焕在县衙门外施舍米茶(以米为主要原料制成的饮品)，供冻饿之人饮用；自万历三十二年起建茶房于本村十字路口，冬舍米茶，夏舍菊花，供僧人衣食。“人皆称其博施而济众”，潘知县赠其匾“积善之家”。

本地孝廉(明清对举人的雅称)郭连城借了卢文焕银一百两，不久却卒于学官任上，妻儿生活窘迫，陷入困境，被卢文焕接到家里照护；闻喜县一位粮商，遭奸人蒙骗，倾家荡产，欲寻短见，卢文焕接济三两银子使其绝处逢生；本县东山人李功幼女患病无钱医治，一筹莫展，卢文焕舍银二两雪中送炭；田野里有人盗砍树木，卢文焕视而不见，族人前来告知于他，卢说：“我已经发现了，不过给他留个面子，没有揭发他。”盗树者闻听后羞愧难当，无地自容。

当地重修司马温公祠，以及

涑水河与姚暹渠上的桥梁，卢文焕均慷慨解囊，张知县赠其匾“捐资高义”。卢文焕还出钱买了义塚地五亩，施舍棺木和竹席以安葬无主之骨。凡此种种善行义举，不胜枚举。

卢文焕于万历四十六年(1618年)七月二十八病故，乡人皆歆歆不已，感叹：贤人再难得矣!大家自发集资建祠祭祀他，有1000余人绘制了他的画像，挂在家里四时祭拜。兵部侍郎安邑刘知县赠匾“德宜崇祀”，户部侍郎荣河李知县赠匾“粉榆钦仰”，都察院都御史猗氏乔知县赠匾“耆德永思”。

当地人一直对卢文焕铭记于心，念念不忘。清乾隆年间，人们自发组织推举卢文焕入“乡贤祠”。明清两代，各州县均建有乡贤祠，供奉历代乡贤人物，入祠者多为在本地有显著贡献或影响力的乡绅。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进入乡祠是乡绅的无上荣耀。

省、府、州三级官府对卢文焕均予以高度评价，平阳府的评语为：解忿息争，而人人饮醇公仁也；济危扶困，而事事媲美麦舟也；学租之设，多士膏沐于青灯；而且为合庠建楼，以振文风；义田之举，岁可供夫庙祀；迨义塚立，而枯骨亦回春矣；桥梁成，而渡曦于今再见也，种种善行当于古人中求之。宜崇祀典于今日，永垂懿范于后人。

乾隆二十年，省府批复：经邻里甘结，师生公举，复经该州(解州直隶州)审详，前来相应呈请，合候详示，准入乡祠。

文化茶座

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

乔永华

老子于《道德经》中道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”寥寥数语，却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智慧，历经千年，仍对今人的生活颇具启示意义。知足，是一种心境。即便他人给予的不尽满意，也能接纳。知止，是一种聪慧。当自身达到一定程度，便伸手阻拦表示拒绝。知足取决于他人，知止取决于自己。知足意味着不贪婪，知止意味着不盲从。若能如此，人生便能减少许多烦恼与纷争。

回溯往昔，张良的事迹令人称奇。他“送秦一椎，辞汉万户”，协助刘邦覆灭秦朝，重击秦始皇为韩国复仇。待到汉朝建立，他又舍弃万户侯之位，归隐山林。他深谙“知止”的精妙，功成身退，避开了韩信被杀、萧何被囚的下场，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圆满句号。

而当下，有些人总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对财富欲求无度，认为越多越好。殊不知，越是无法获取便越是急躁，心态失衡，生活疲

倦，怨气横生。在寺院中，修行的僧人们清晨食一餐粥，中午用一顿饭，夜晚不进食，日日如此。这并非是对生活的苛刻要求，而是一种知足的修行方式，告诉众人欲望再多，一日所需不过一粥一饭。倘若我们能够秉持“一粥一饭”的态度生活，必定会感到格外充实。这种充实并非源于物质的积累，而是源于内心的满足与安宁。

当下，我们处于物质充裕的时代，一日三餐不成问题，不必为温饱 and 生计烦恼。这种看似平常的幸福，实则是一种极大的恩赐，能够认知并珍视这份幸福，便是知足。

知足的人，内心充满富足之感。他们对生活中的每一处小确幸心怀感恩，珍视拥有的一切，无论是亲情、友情，还是简单的日常欢乐。他们明白，生活的美好并非取决于物质的丰富程度，而是源于内心的感受。怀有知足之心，就能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，在平淡中品味到幸福的滋味。

相对而言，不知足的人，就会觉得自己所得太少，抱怨和渴望就会更多。他们的目光一直聚焦在尚未得到的事物上，对身边已有的美好视而不见。这种不知足的心态，就像一个无底深渊，永远无法填满。最终，在无尽的追逐中，他们可能会失去已有的幸福，甚至迷失自我。“人心不足蛇吞象”，这句俗语生动地体现了不知足之人的贪婪及最终的悲惨结局。

“知足常足，知止常止”，这是我们应当遵循的准则。知足，并非让我们满足于现状、不再进取，而是使我们在追逐梦想的道路，保持一颗平和的心，不被欲望所束缚；知止，是要我们懂得在合适的时候停下脚步，审视自己的内心，避免因过度追求而迷失方向。

让我们懂得知足，珍视当下的幸福，以一颗感恩的心对待生活。如此，我们的内心将始终充满富足和快乐，我们也会切实领略人生的美妙与趣味。

运城珍宝馆



文物名片

主角：汉代陶扑满
出生时间：汉代
尺寸：高20厘米、肩宽25.5厘米
藏宝地：盐湖区博物馆

记者 王捷

每年春节，孩子们都会收到不少压岁钱，或是存进银行，或是放在自己的存钱罐里。在古代，古人同样有自己的“存钱利器”，盐湖区博物馆珍藏的文物——汉代陶扑满，就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人们所使用的存钱罐模样。

陶扑满，即名为“扑满”的陶罐，是我国古代一种储存钱币的器具，类似于现代的存钱罐。自秦朝后，古人通用圆形方孔钱，为存储方便，便用陶做成罐形或匣形的器具。由于装满钱后要将其打破才能取出，所以扑满多是用成本低廉的陶土制成，亦有少量瓷器等。扑满起源于秦代的“钱蛭”，自汉代始称“扑满”，这个称呼一直沿用至清末民初，还有“怪囊”“藏瓶”“积受罐”“闷葫芦”“哑巴筒”等别称，后来逐渐被“存钱罐”“零钱罐”所取代。

汉代是扑满在民间普及的时期，其制作工艺在普及中不断进步发展，魏晋时期走向成熟，唐宋时期达到兴盛。扑满的兴衰，可以说与古代社会经济发展、钱币流通转变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西汉刘歆《西京杂记》载：“扑满者，以土为器，以蓄钱具，其有入窍而无出窍，满则扑之。”这段话详细描述了汉代扑满的材质、外观和用途，“满则扑之”，所以得名“扑满”。其设计独特，顶端开一条能放进铜钱的狭口，有些还在腹部开小孔以使用绳子悬吊。

盐湖区博物馆珍藏的这件陶扑满，就十分契合汉代陶扑满的特点。仔细品鉴这件珍品，系灰陶所制，整体呈圆形，器型丰满，顶部呈圆弧形，圆鼓腹，靠近足部开始内敛，平底，器身隐约有几圈弦纹。肩部设有细长方形口，有小孔方便使用时悬吊，足见制作工艺的完整细致。在古代，扑满不仅是一种常见的生活用具，还具有深刻的文化和象征意义。不设置出口，反映了古人积少成多、勤俭节约的美德，也体现了“满则扑之”的哲学思想，象征着适度 and 节制的生活态度，为人处世上更要保持谦虚，不自满。

《西京杂记》中还提到：“土有聚敛而不能散者，将有扑满之败。”意思是一味聚敛、贪得无厌就会失败，犹如《菜根谭》中说“扑满以空全”，扑满因为空无一物才得以保全；《尚书·大禹谟》中说“满招损，谦受益”，骄傲自满招致损害，谦虚谨慎得到益处。

为此，扑满常被用来警示世人不要贪得无厌，更提醒官员要保持清正廉洁。唐代高僧齐己在《扑满子》中说：“只爱满我腹，争如满害身，到头须打破，却散与他人。”可谓充满人生哲理。因其特殊用途和积蓄、聚财的寓意，现在留存下来的传世扑满，多出自历代墓葬。

如今虽然我们的存储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，人们大量使用的存钱罐也变得种类繁多，但扑满所蕴含的勤俭节约、积少成多、保持谦虚、不自满的人生智慧，依旧对当今有着重要启迪，值得我们传承和弘扬。

水满则溢、月盈则亏的道理朴素而深邃。正如这件2000多年前的汉代陶扑满一样，历经岁月洗礼，其承载的那份珍贵历史文化价值，穿越时光隧道，依然温热。

『满则扑之』的人生启迪

汉代陶扑满：